

新 故 事 丛 书



舍子救船記

岳 俊 理 編 寫
邦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封面設計：郑华宁

71508
255
396946



舍子救船記

岳俊 郑理 編写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2号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張： $\frac{14}{25}$ 字数：11千

1964年8月第1版 1965年1月第2版

1965年1月合肥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,001—25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102·510

定价：六分

舍子救船記

岳 俊 郑 理

这故事出在荣善县，荣善县在哪省哪个专区？咱且不交代，只說它座落在一个山区里。这山区大山套小山，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。

虽說是山区，可也有一些平坦的地方，这个县城的所在地，就設在当中較大的一块平地上。离县城不远，有条河水，名叫百代河。大家知道，大凡山区，交通都不很方便。解放以后，这里虽也修了一条汽車路，可是道路曲折，路面很陡，每天的班車不多，只能运输旅客和少量的貨物。所以这条百代河，就成为沟通城乡物資的主要渠道了，大量的粮食要靠它运出去，工业品要靠它运进来。我們要講的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条河上。

閑話少說，却說在百代河上有一个水上運輸合作社，共有三十多只大小木船，二百多名船工。其中，有一位老船工，姓赵名叫培明，今年五十七岁。虽說这么大年紀了，可是身子还十分硬实，浑身上下是一派紫銅顏色，好象銅浇鉄鑄的一般。赵培明老汉担任着一条八十吨大木船船长的职务，率領着十五名青年小伙子，江里来，河里去，运送工农业物資，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。在这条百代河上，赵培明老汉駕了四十多年的船，算得上第一等有本事有經驗的船工，百代河哪里有弯哪里有滩；哪里深哪里浅；水上的旋窝，水下的礁石，在他心里，都清清楚楚，了若指掌。解放十多年来，他掌管的这条木船，从未出过事故，連年被評为安全模范。

前年夏天，傾盆大雨，一下就是七八天，山洪暴发了，百代河水一下子陡涨了两三丈！河里的浪头，象一座座山头从上游直压下来，河面上风卷着浪，浪追着风，呼呼嘩嘩地怪吼着。往常遇上这种时候，上級都下令封河，木

船只只得回到港湾里躲避，不准出航。可巧这时候，来了一个紧急任务。什么紧急任务？原来山洪暴发，百代河水大涨以后，沿河两岸的十几万社员，全部汇集到百代河大堤上来，护堤抢险。有的推車，有的挑担，一个个龙腾虎跃，干劲冲天，几天工夫，就把堤埂加高了好几尺。可是有些地段，还是常常露出险象，有决堤的危险。为预防万一，防汛指挥部调来大量防汛器材，准备抢险；只是麻袋还不足，指挥部的领导上，为这事非常着急。有的同志說啦，咱乡下人高楼大厦没见过，堤埂倒是见过不少，除了土的还是土的，没见过那个堤埂是麻袋修的！不错，堤埂都是土修的，可是，一旦河堤决了口，无论你推多少車土，挑多少担泥，也无济于事，堵不住它。到那时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麻袋装上土，然后一个个地投进决口，不管它有多大的口子，都能把它堵住。这项紧急任务，就是从二百里外的一个城市，运来七十吨麻袋。为这件事，防汛指挥部的负责同志，亲自来到水上运输合作社做动员。他說：“同

志們，百代河涨了大水，洪水时刻威胁着两岸的大堤，威胁着全县几十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現在堤上最急需的是麻袋，有了麻袋就不怕洪水发狂！可是麻袋要到远处去运！这样大的风，这样大的水，照常规是不宜开船！但这个任务是火烧眉毛，一刻也不能緩呀。这就需要船工同志們，发揚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，勇敢地接受任务；开动脑筋多想办法，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，保証安全地完成任务，把麻袋运过来。”船工同志們一听，都举手揮拳齐呼高喊：“把任务交給我們，保証完成！”接着就是一片“派我去！”“派我去！”的爭先恐后的报名声。支部书记林泰山和社主任郭长河一看这光景，心里又是高兴，又是激动；可是同时，却也給难住了。你想想，全社两百多号船工，都报了名，究竟派哪一个去呢？碰上这样光荣的任务，搁誰也不肯撒手呀！林书记和郭主任商量又商量，把船和人都排了队，挑来选去，最后覺得只有派赵培明老汉的这条船最合适。一来，船大压浪，行起来安全；二来，赵

培明老汉在这条河上行船四十多年，航道熟悉，經驗丰富，而且一直是安全模范。当林书记和郭主任把意見告訴大家，那些船工同志們虽然心里不舍，可是又一考虑，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，到底是人家赵培明老汉的条件比自己的好，只得鼓掌同意。赵培明老汉當場代表全船同志，感謝党的信任，还下了保証：“請上級放心！我們坚决完成任务，保証人、船和貨物安全返航。”散会之后，大家分头做准备工作，从船头、船仓、船尾、舵、桅、帆、錨、繃繩，一直到应急的釘子、麻刀、白灰、桐油和繩子，一件一件都仔細地做了检查，就起錨开船了。

船离开港口，一直走下水路，木船順着奔騰咆哮的百代河水，就象匹脫韁的野馬直住下游冲去，眨眼之間，就走了十多里路。这时候，忽然从船仓里钻出来个孩子，看上去，年紀有十三四岁，团团的小脸，两只眼睛长得又黑又圓又大。此刻，他身体还在仓里，只把个头钻了出来，两只調皮的眼睛骨碌骨碌直轉，望着浪涛滾滾的河水和两岸的青山，心里十分高兴。这

孩子名叫毛娃，是赵培明老汉的独生儿子，现在在小学读书。半月前，学校放了暑假，他就向爸爸妈妈要求，要跟爸爸到船上来。毛娃的妈妈张金英，在港口搬运队工作，没有时间照应他。夫妻俩一商量，觉得这样也好，一来有人督促温习功课，能够上进；若留在家里，白天没人管束，不免野马似的到处乱跑，荒废了学业。二来，让他到外边见识见识，吃些辛苦，对孩子也是一个教育。所以，也就答应了。可是，赵培明老汉这次出航，是一个紧急任务，当然不会让毛娃跟来。毛娃先是好言好语地哀求，后来是又哭又闹，都没有使赵老汉夫妇心软。谁知，这毛娃并不死心，偷偷地跑到码头，乘人不备，突然跑上船，藏在装零碎备品的地方。如今，他算计着船已经开出很远了，即使被爸爸发现，也赶不走自己了，才慢慢溜出船仓，看起热闹来了。这时，赵培明老汉正紧握着舵杆子，左拉右推，躲着河里的暗礁和险滩。突然听到船工一声喊：“毛娃！你怎么来了？”赵老汉回头一看，果然，毛娃正把头往

仓里縮呢。心里那个气呀，簡直是不打一处来。

“毛娃，你过来！”毛娃只得从仓里钻出来，望着老汉笑着說：“爸爸！你別生气！我听你的話，叫我做啥都行，爸爸帶我去吧！”此时，赵老汉只想把毛娃拉过来，狠狠揍他两巴掌，送他回去。可是又一想，船已經走出这么远了，任务又十分火急，哪能够返来复去浪費時間呢？末了，赵老汉长叹一口气說：“哎！你真是個搗蛋鬼！現在也只得帶你去了。可是有一样，不准离开船仓。要是不听話，小心我捶你！”毛娃自然滿口答应。

船工們白天水上行船，夜晚泊岸休息，克服了不少的困难，吃了不少的辛苦，第二天，終于到达了目的地，办好了手續，装上麻袋，再检查检查船只貨物，就起錨返航了。回来是逆水，这就要有风趁风，无风背絳搖櫓，行船要艰苦得多，也慢得多了。他們离开龙江碼頭，緩緩地朝百代河口而来。說到这里，需要交待几句。他們这次出航，需要經過一河一江，一河，就是百代河；一江，就是龙江。而百代河，

又是龙江的一个支流；它們汇合的地方，叫做百代河口。龙江，是条大江大河，河身又宽又深，江底也比较平坦，所以，流水也比较缓慢。百代河就不同了，它发源在山区，地势陡峭，水流原来就急；恰巧到了河口，又是一边一座大山，两山一挤，河面只有三四丈宽，那河水就好象从天上倒下来的一样，急不可挡。再说，这两股一急一缓的河水，汇合到一起，滴溜溜一转，在河口的外面，就形成了一个深不着底的大回水潭。在回水潭的水面上，据说连鹅毛都能被卷进水底。就在这一带，解放前不知沉没了多少船只，吞没了多少生命财产。有一次，赵培明老汉亲眼看到从回水潭里，打捞出一百多根桅杆。就因为这个，所以船工们给它起了个“鬼见愁”的恶名。鬼见到它都要发愁，不过是形容这里极难渡过的意思，其实，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呢？

再说，赵培明老汉领着船工们，一路避开了几处暗礁和险滩，顺利地来到百代河口。马上就要过“鬼见愁”险滩了。临时，老汉又特

別关照一番，要求大家在過灘時，一點不得分心，展勁地划。又叫毛娃呆在倉里，不准亂跑。老漢自己也下了保證：堅決把舵掌穩，繞過這個險灘。大家都一口答應。船工們個個精神抖擻，渾身是勁。只見木船兩旁的十幾把橈，攪得江水亂滾，浪花紛飛。趙培明老漢敞着前胸，赤着腳，站立在船尾，兩手緊緊地握着舵杆子，時左時右的擺動，調整航行的方向。趙培明老漢雖然是一個久經風浪的老船工，可是，趕上洪水期間渡過百代河口，生平還是第一次，心里到底有些緊張。但當他一想到有黨的英明領導，有船工同志們的沖天干劲，信心便增加了。“慢說是個小小的河口，就是大海大洋也過得去！”想到這裡，木船離百代河口，已經只有百十丈遠。此刻正是到了節骨眼上，只要划得猛，船行得快，舵手眼明手快，來一個急轉彎，船就可以脫離龍江的緩流，投進百代河的急流，逆着急流，沖進百代河口，就算繞過了“鬼見愁”的旋窩，到了安全的地方。這時，就聽趙培明老漢大聲喊道：“同志們！再加一

把劲，我們就从这里过滩！”你看吧，十几个船工个个象小老虎，使劲划橈，嘴里嘿哟嗨哟地喊着号子，脸上流着一串一串黄豆大的汗珠子。十几把橈在水上飞快地起落，船就象根离弦的箭一样，向上游冲去。

再說毛娃正闷坐在船仓里，忽听爸爸喊过滩，心想：人們都說“鬼見愁”是个险滩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怎么个险法？于是就偷偷地往外走，一抬眼，就見爸爸在仓板上站着，累得汗暴雨淋，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毛娃心里着急，忘記了爸爸的再三囑咐，从仓里钻了出来，跑到爸爸身边，拉住舵杆上的繩子，帮助爸爸掌舵。这时候，赵培明老汉正全神貫注地望着前头的水面，根本沒有看到毛娃已經跑到自己身边，誰知，这下子就出了大事了。

原来，这时候船已經来到龙江的中心，正是緩流和急流搭界的地方，只要赵培明老汉一扳舵杆子，船来个急轉弯，就可以投上急流，安全地渡过险滩。可是这会儿赵培明老汉猛然把舵杆子往怀里一带，却沒有扳到底。为什么？

是赵培明老汉技术不高嗎？不，只怪毛娃紧紧攥住了舵繩，赵老汉用力最大也扳不过来呀！这样一来，船只拐了个弯，被急浪呼地一打，赵老汉說声不好，就听咔嚓一声，舵扇被急流打飞了半边。赵培明老汉也被摔出多远，倒在船板上。船在急流中飞了半边舵，那还得了！大木船呼地来个大掉头，嘀溜溜地卷进“鬼見愁”大旋窝，乱轉了起来，眼看就要卷进旋窝的中心，沉到江底。

再說赵培明老汉倒在船板上，被摔得筋疼骨痛，难忍难熬。这时，他心里明白，到了这样危险的地步，只有两条路好走，要么領着大家棄船逃命；要么和船同存亡，共命运，坚持到底，这样，可能最后冲出旋窝，也可能粉身碎骨。此刻，赵培明老汉心里閃过一个念头：

“麻袋，家乡的几十万人民，他們正在和洪水搏斗，急需要麻袋！坚决保住船，闖出去！亲手把麻袋交給党交給护堤的民兵！”想到这里，赵培明老汉忘了浑身疼痛，就地一个鯉魚打挺，站立起来，抓住了舵杆子。馬上指揮船

工同志拚命地把船往旋窝外面划。“冲出去，坚决地冲出去！”可是就在这时，忽听水里有人喊：“救命！爸爸救命……”

赵培明老汉听这声音，好生耳熟。低头一看，只见离船十几丈远有个孩子正在水里手划足蹬，这个孩子不是别人正是毛娃。毛娃方才不是还在拉着舵绳，帮助爸爸掌舵么，他怎么落水了呢？原来，毛娃虽在帮助爸爸掌舵，可是到底是个孩子，忘不了贪玩。他光顾看“鬼见愁”上的滴溜溜直转的旋窝，早看得出了神，入了迷，忘记了手里的绳子。等到赵培明老汉猛然一拉舵杆子，舵绳这么一带，那力量非常之大，一下子就把毛娃甩出船去。船是向上走，水是向下流，等毛娃从水里冒出来，喊爸爸救命的时候，他已经离船很远了。

赵培明老汉一见毛娃落水，自己的心肝五脏好象给揪了出来，跟着孩子一块落进水里。那边，一个浪头，把毛娃打下水去，过了一会，毛娃又钻出水面；这边，赵培明老汉的心，也跟着一沉一浮。这真是父与子，肉连肉心连心。

啊！又何况赵老汉和毛娃，还是不比寻常的父子之情呢！赵培明老汉自幼家境貧寒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还背了一身的閻王債。七岁的时候，父母双双死去，債主就把他拉去放牛抵債。十三岁起，債主又把他弄去駛船。几十年来，他磨練出一身水上工夫，那真是，抬头看天，能知道什么时候刮风下雨；低头看水，知道水深水浅，哪里有滩，哪里有乱石暗礁；水上水下，他来去自如，有个三十里五十里的，他游起来不噓不喘，好象平地上走路一般。虽說赵老汉有浑身的本事，可是在旧社会里他受的苦受的罪，就是車拉船載，也装不完运不尽。到末了，連张嘴都糊不住。一直到了三十七岁，才和一个貧农的姑娘张金英結了婚；日子虽然过得艰难，夫妻俩倒也和你敬我爱。张金英先后添了三个男孩一个女孩，都是因为断了奶就吃粗糠野菜，一个一个地活活餓死的。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，金英又添了一个男孩，起名叫四娃。那时，这里还没有解放，正是国民党反动透頂，弄得百业萧条、民不

聊生的时候，船上沒有生意。赵培明賺不来錢，一家三口是經常揭不开鍋盖。四娃餓得日夜啼哭，只剩下皮包骨头，眼看也要跟他哥哥姐姐一路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赵培明的家乡解放了。党和政府关怀穷人，給他家送来了二百多斤救济粮，人民解放軍的医生还来給四娃看病，就这样，才把孩子給救活了。夫妻俩又是欢天喜地，又是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怎么表示表示呢，一商量就把四娃改名叫毛娃了。两口儿的这番心意，就是：若不是毛主席派来了軍隊，解放了咱穷人，这孩子就算沒命了；把四娃改名叫毛娃，就是感激毛主席給了他們一个娃儿的意思。解放不久，船上的生活繁忙起来，赵培明老汉也回到船上工作，还当了組长，后来又升做队长，兼任全社最大一条木船的船长。妻子金英，也参加了家属搬运队，毛娃上了小学。一家人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。那真是：甜甘蔗从梢往根上吃——一节比一节甜哪！夫妻俩在工作中，事事带头，处处积极，那劲头，就好象使不完用不

尽的一样。赵培明老汉常说：“党和毛主席对我家的恩情太厚了。工作不干好，怎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呢！”对于毛娃，赵老汉呕尽了心血，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又坚强又勇敢的孩子，长大了，好当一名水兵，到海防前线去，保卫祖国。可是如今，毛娃落水了，眼看就要被洪水夺去生命，赵老汉怎能不挖心割肉一般的难过呢！

同船的十五名船工，一見毛娃落水，哪有不着急的？一个个齐呼乱喊，要求赵老汉答应他下水，抢救毛娃。赵老汉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。同志们见义勇为，感动得他两眼流出热泪；他心疼自己儿子，希望能够马上把他救上来；可是船也处在危险中，全船十六个人，人人使出最大的力气展劲地划，还怕冲不出旋窝，他又怎能答应同志们下水，丢下船不管，去搭救自己的儿子呢。不能啊！几十万家乡的人民等待着麻袋，党和上级领导在期望我们安全地回去，我怎能不分轻重不分公私？还是救船要紧！赵培明老汉揩了